

## 圓舞曲

夜幕低垂，清風明月下，海波也泛著微微明亮，郵輪伴隨著幾艘承載貨物的小艇，駛進了久違的港口。繁星點點，閃爍璀璨，彼此間相互輝映，在一片漆黑空寂的夜，倒入了不同的色彩，注入了生命，也勾勒出那世上最單純的畫。

爸爸總是雙手輕擱在背後，一語不發地望著黑夜的天空。偌大的落地窗，一旁的收音機悠悠揚揚，傳來陣陣輕柔的樂音，那是約翰史特勞斯的「藍色多瑙河」。我一直到上了高中，甚至更年長後，才能漸漸體會曲中的意謂，還有其深刻的意境。曲子輕盈地一再重複，小時候的我忍不住悄悄地走到爸爸身後，不高的我，拉了拉爸爸的衣袖，疑惑地問：「爸爸，爸爸，天上的月亮不會動，那有什麼好看的？」爸爸蹲下來，用他厚實的手掌摸了摸我的頭，接著一手拎起我，抱著我走到了窗前。「其實啊！爸爸看見了兩個月亮。他們都是一個模樣，卻有著不同的相。」我疑惑的搖了搖頭，嘟囔著嘴。爸爸目點似漆地望著我，莞爾。「一彎明月正高掛在夜空，一輪明月正依偎在我臂彎。」爸爸和著樂音，輕輕的搖擺，轉身。而我側躺著在爸爸懷裡，仔細地瞧了瞧那寧靜的夜，卻只見那無止境的夜，而不見那波瀾拍打的浪花。

浪潮猶如迎面而來，浸得自個兒一身濕。沒由來地侵襲，也無預警的警告。桌前擺放著舊式卡帶錄音機，沒選擇的調弄著頻道，似乎可以分解掉一些接踵而來的升學考試。轉著轉著，細絲嘈雜的聲音中透露出一些熟悉的節拍，是爸爸常聽的藍色多瑙河，相當負名的華爾滋圓舞曲。悠悠然的放下紙筆，將一切繁瑣公式拋諸腦後，起身走到落地窗旁，推開了窗子，另一半卻因為年久潮濕，鏽壞了窗櫺，而無法推開。今兒個夜晚不太安寧，強風颯颯，海浪波濤，漁民紛紛駛船入港，繫上鐵鍊。圓舞曲由慢進而逐漸加快，轉身，我卻只見那紊亂的浪花，而不見那曾經繁華的港灣。

輕搖著身子，伸出左腳，踏步，轉身。步步失去了拍子，踉蹌地跌坐在地，藍色多瑙河的曲子聽起來是更加的諷刺，腦中倏忽地渲染了蒼白，不來由的一陣鼻酸侵襲而來。以為從此人生失去了平衡，失去了活潑空間，走起路來跌跌撞撞。因為，我的世界少了另一半。一樣佇立在落地窗前，眼前只能擁有海卻失去那溫暖的港灣；想擁抱久違的港灣，海卻倏地退去。拆開了雙眼上的交錯，去除了擾人的睫毛生長位置錯誤，換來地卻是了解到事實，似乎右邊的世界不是那麼的明亮，是那麼地模模糊糊。鼻樑上總是帶著那左右不平衡的厚重，左右兩邊被看不見的力拉扯，大小不一，造成種種地不平衡，常常跌了個四腳朝天。似乎事情都注定成定局，於是逐漸放棄右邊的世界，從厚重的鏡框換到了單眼隱形眼鏡，我的世界依舊只能擁抱著這一方，只能敞開胸懷的迎接這一方。直到那白色面紗覆蓋了我右邊的世界，再也隱藏不住那懼怕的強襲。

華爾滋走了調，但是節奏依舊緊湊，似乎停不下來，轉身，進入了那充塞著白，壓迫的空間。第二次被推入那白色的空間，空氣中依舊瀰漫著恐懼的氣味，哽咽不下口中那唾液，直發冷地盯著日光燈打轉。我猙獰著雙眼盯著爸爸瞧，爸

爸緊握著我的手，眼神滿是擔憂，曾經那牽起我的厚實雙手，現在給了我些許勇氣。爸爸輕撫著我的頭，細細地說：「你是爸爸的明月，爸爸也是你的明月，無論何時何地，咱們都彼此輝映著。現在你只要輕輕地閉上雙眼，爸爸會跳出藤蘿，跳上樹，撥開浮雲，灑得滿地金銀。這時點點繁星會閃爍著，搭配著圓舞曲，答、答、答，緩緩地轉身，你會想起那曾經的愉快畫面；轉身，你會聽見那陣陣的悅耳樂音；轉身，你會聞見那陣陣花香。音樂不會停止，就伴隨著你左右。」我似懂非懂的望著爸爸，卻感受到一震平靜，爸爸的一番話撫平的我的惶恐，也給足了我勇氣。接著我緩緩地被推上手術台，一樣狹窄的空間，更濃郁的藥水味兒，這回醫生穿著令我鎮定的潔白，告訴我沒什麼，一會兒就好了。麻醉漸漸發酵，蔓延著全身，逐漸地意識模糊，接著，樂音響起，我徜徉在其中，後退，前進，踏著穩健的舞步，跳躍，接連著轉身，轉過了春夏和秋冬；轉身，度過了曾經的成長歲月；轉身，看到了那海面起了漣漪接連了港灣，月夜下是如此地閃耀璀璨。

寧靜地夜，盈缺地月依舊皎潔，嘴角勾起一陣笑靨，腦海翻閱過去地一頁一頁，一樣佇立在這落地窗前，眺望最遙遠的彼端，我的世界依然只有波瀾的海，沒有避難的港灣。莞爾，因為世界依舊平面，但我的視野改變了這個世界。

將CD放進音響裡，約翰史特勞斯的「藍色多瑙河」，令人聽起來輕盈舒暢。習慣性地走到落地窗前，外頭正下著傾盆豪雨，強風呼呼的吹著，於是落地窗緊閉著，看不見外面，是一片地模糊，卻倒映著自己。似乎有些時間沒有仔細瞧瞧自己了，那是種別於平常的滋味，混著音樂，興致勃勃地想起很久沒跳的華爾滋，踏定那優雅的三拍，旋轉，驀然間看見爸爸小時候抱著我跳著華爾滋的場景，雖然毫無章法的輕晃著，有時慢，有時快，那眼神卻是依舊皎潔。轉身，那背影逐漸憔悴；轉身，那白髮悄落雙肩；轉身，落地窗前映著我的身影……。

其實我懷念那灑了漫地晶瑩的洶湧，因為那些浪花舞著和緩的華爾滋，也有著那岸邊的思念，彼此望著那同一輪明月，好似祈求著。但只要我輕閉雙眼，那圓舞曲便不絕於耳，那心中的月，也再再地爬上了天。